

拍案驚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拍案驚奇

四〔明〕凌濛初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拍案驚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將軍冤報生前

詩云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自刃何疑

有如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物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不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不曾敗露，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

法儘有滿了綱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傳說得出來那口強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里肯个个聽却有一等卽在陽間受着再半冤家現世花報的事跡顯着明載史傳難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強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襄公趙王如惹趕呂太后齊嬰灌夫鞭田蚡這還是道時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祭服花撩花上頭起來的只說

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口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合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他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喫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師父像個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

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談齋並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從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異人非凡女也對僧道且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子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媽即便跳下樹來連桑籃丟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趕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裡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掇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兩個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麼王翁王母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未有個

前之訪
此之來
凡皆棄
獲之地

遠方僧來接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
德並不曾對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
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
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
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
內回言道我自不願見這兩個老貨也沒甚麼罪過
盧母道隣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爲何躲着不
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奇異
之處在門外着實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
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

王姥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頭
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腳飛也似的去了女子方開
出門來盧母問道適纔的話是怎麼說女子道好叫
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
裡投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劫了資貨在家裡
受用兒前生冤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
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
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擄得的多過數倍了又
每年到了亡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摠算他眼淚也
出了三石多了兒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偶

可畏哉
爲惡者
有茲乎

然見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個是宿世冤仇我還
要見他怎麼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喚這一驚不小
回去即死債也完了盧母驚異打聽王翁夫妻果然
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清頭曉得冤債不了驚悸恍
惚成病不多時兩個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三生
一生被害一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麼略
聽小子胡謔一首詩

採桑女子實堪奇
記得爲兒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追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沒冤的

這一件在宋史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濱村
有个富人吳澤曾做個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
子小字雲郎自小即聰明勤學應進士第預待補籍
父母望他日峥嵘紹興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
痛如刀割竭盡資財皆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西
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
助教的名滋要到洞庭東山妻家去未到數里暴風
打船船行不得暫泊在福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
閒步望廟門半掩只見廟內一人着皂綈背子緩步
而出却像雲郎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元來正是他

嘆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對他道：「你父母曉夜思量你，不知賠了多少眼淚，要會你一面，不能勾，你却爲何在此？」雲郎道：「兒爲一事拘繫在此，畱連証對，况味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請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聲而去。兩教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對兄嫂說。知此事，三個人大家慟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郎忽然變了

面孔挺豎雙眉，睥睨住父，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啣冤茹痛四五十年，雖曾費耗過好些錢，性命却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滾入水中，助教慌了，喝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太湖邊人多是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指手畫腳，揮拳相爭，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麼緣故，却聽得適纔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將仕蹙着眉頭道：「昔年壬午年間，虜騎破城，一個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賞囊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資，自念冤債

卷之八
雜著

在身從壯至老心中長懷不安此兒生于壬午定是
他冤魂非此今日之報已顯然了自此憂悶不食十
餘日而死這個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一生討債
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條又直捷些再聽
小子胡謔一首詩

冤魂投托原財耗，
落得悲傷作利錢。
兒女死亡何用哭，
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時做鬼
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諺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
多小子要說正話不得工夫了說話的爲何還有一

个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個多是一世再世心，
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罕，又有一
个轉轉來，前不知前生甚麼的，遇着各別道路的
一个人，沒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
的，天理自然果報，人多猜不出來，報的更爲直捷，事
兒更爲奇幻。聽小子表白來，這本話却在唐朝貞元
年間，有一个河朔李生，從少時膂力過人，恃氣好俠，
不拘細行，常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馳馬試劍，
黑夜裡往來大村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麼，不明不自
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

詩歌有名于時，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爲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擊鞠彈碁，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凡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坐多受興。太守喜歡他，真是時刻少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爲朝廷出力，與李抱真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強橫無比，不顧法度，屬下州郡太守，个个俱怕他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真就受武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个殺人、不貶眼的魔。

君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屬郡，真个是

轟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開路，川岳
爲之震動，草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
舍犬雞都不樂。

意知此
照陪宴
的不樂
更其即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
得土真歡喜，好效殷勤，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
怒行徑，詳悉聞得別郡多因倍宴的言語舉動，每每
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不樂。太守於是大具
牛酒，精治殺饌，廣備聲樂，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親
陳設，百樣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

副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開山斧閃鑠生光、還帶殺、
人之血、流星鎗、蓓蕾出色、猶聞磕腦之腥、鐵鍊
響琅琅、只等恚氣人衝節過、銅鈴聲雜沓更無
極、此漢逆前來、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蒿惱得夢
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
歇了、登時酒筵喫程、禮物擡將過來、太守恐怕有人
觸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个
也不召來與席、士真見他酒飯豐美、禮物隆重、又且